

文藝長城小叢書之一

義賣

鐵抗著



文藝長城
小說書之一

鐵抗著

義

賣

大路出版公司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出版

每冊實價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

義 賣

有 所 權 版

著 者 鐵 抗

主 編 者 文 藝 長 城 社

發 行 人 周 星 衢

出 版 者 大 路 出 版 公 司

昆明辦事處 武成路三八七號

香港辦事處 文咸東街十八號

南洋辦事處 新加坡 檳城 吉隆坡 吧城

上海總經售 世 界 圖 書 公 司

桂林 光明書局

特約經售 金 華 建 國 圖 書 公 司

全國 各大書局

序

這一冊義賣，是鐵抗君初次收集起來出書的短篇集，共包含九個短篇；每篇的內容，以及各篇的創作動機和取材的出處，讀者諸君在讀了全書及後記後，自然明白，用不着我來多說。

在這裏我只想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作者鐵抗，本是學政治經濟法律的人；到南洋來服務，觀察周圍，覺得我們民族的旅居海外者，中間亦自有不少的缺憾。有感於中，就發而爲文藝，以短篇的姿態來與世人相見。鐵抗這一名字，在祖國的文壇上，也許很生疏，但在南洋的文藝界，卻是一位中堅的人物。

自從神聖抗戰軍興以後，鐵抗君的作風又一變，以堅實的手法，來描寫大時代動盪的另一面的反映，在南洋，曾博取了很好的批評。

近來，國內文壇，因環境的關係，趨向似乎也有了兩種；其一，在孤島高壓下的文人，作品只能

以純藝術的外衣來作掩蔽，表面上看來，彷彿與時代無關，其二，在西方或前線的各作家，又爲砲聲炸彈所威脅，和物質條件所限制，只能將感受到的一切，經歷到的一切，作極經濟的報告，藝術不藝術，都沒有顧及的餘裕。而鐵抗君的作風，卻是無黨無派，溶合這兩種趨向，以另一手法寫出來的東西。

至於地方色彩，特殊地域的特殊情形呢，雖則並沒有細敘；但窺豹一斑，可知全體，讀了鐵抗的小說之後，我想居住在烽煙逼地的祖國的同胞，必能對南洋的僑民社會，多一番理解。

廿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達夫時在星洲

目次

序·····	一
船長·····	一
信匯·····	一四
撲滿·····	三二
義賣·····	五〇
女推銷手·····	九六
周楚·····	一一三
後記·····	一三二

船長

溫和的淺間丸船長！

船長——北海道土著特有的低矮身材，小撮的不大動人的唇鬚，穩重的××式的步武，是飄泊於海上十年了的鈴木重吉先生，海洋，那無涯的碧流，使他變得十分溫和——雖則最近不少的意外事件正像憂煩的種籽在他心上長出了芽，而他的舉止却仍然穩重而和藹：是溫和的船長！

深秋，香港領海。

香港就在中華民族抗戰暴亂的邊緣，硫黃氣息帶着礮聲正浮蕩於領海之上。晝間，綠油油的水面不住迅閃着「太陽鐵蝗」的羣影，夜裏，香港山上胭脂般的虹火，又常瞥見在視線所及的遠處向廣州出發的機羣。無數火種在海上的華人心上燒開了：運載軍火赴×的外輪遭到華

精水手乘職登岸的威脅，×輪淺間丸的所有中華職員和水手們亦都堅決地辭了職；明天上午，送走了華工之後，這一艘貨輪就將開向××。

晚上，船長鈴木重吉預備了一席頂好的中國酒菜來餞別共事十載的上級中國職員們。對於這種宴會，他並不感到任何喜悅。特等餐廳如銀的電炬已經燒白了，他孤獨地鵠立在燈光下，眼睛稍微憔悴，似乎正窺視着許多未來的幻象，溫和穩重的態度中出現了煩鬱。他在這祇有一夕勾留的香港領海上等候着同事們。

東約的時間過了，香港全市，伏在明暗相間的燈網裏。同事們還沒有來。

「祇有這一餐了，就看在同事的友誼上，隨便吃一點好麼？」

鈴木在華人買辦的房中出現了。那裏正聚着二位買辦，二位舵樓副手，一位水手頭目——亦即所有被邀請的人們。他們彷彿在考慮着什麼問題，討論的進程給鈴木船長的話插斷了。

於是，就看在多年友誼上，這羣行將離船的中國高級職員進了燈光如銀的餐廳。

一共六個人。濃黃的酒液在每個人面前發着挑撥感情的烈味。第一道菜上來了，船長沒有

表情地抬起眼睛：

●「是最後的聚餐了，諸位。我們以前曾經共事十載，明天就要人各一方了，我祝福我們以後都好——」

聲音是低抑的，一口濃黃的酒把以下的話洗落。其餘的五個人看住了酒杯，不會動手。船長追求十年來的往象似的，目光悄悄從對方第一個人的面部移到第五個人的臉上；那可不是林鴻春大副？四年前淺間丸在馬尼拉遭風，脫了航綫折了煙囪，瀕危的局面就賴他的力量挽回過來；明天，他就要走了，或者就要溶化在中國戰爭的平原之上……他的右邊又可不是李德成水手頭目？前年在台灣附近遭遇的那一次險厄，可不是他挽救了的？然而，明天……船長突然覺得他們特別可親起來，但目光悄悄然在衆人面部溜了一番，就移到酒樽上面去了。

五個人都還沒有喝酒，船長忽然恍悟過來。一種盤據在支那人心頭的懷疑心理從記憶裏閃過之後，就立刻變爲虐害心靈的資料。他把林大副那邊的一盅黃酒端過來，喝了一口，放在自己面前，而把自己的一杯端對面去。于是勉強笑了：

「大副諸位，我們是，我們是多年的朋友！」

用這酒來表示不是仇人而是朋友以後，所有的酒杯開始鏗然互碰，碰聲並沒有溫暖的意味。船長在海上飄泊了十年的人，迅閃地想起從前每次會餐時中國職員的豪放：常常呼五喝六，面紅耳赤的，酒杯接近了嘴唇，便像一條倒懸的河；現在一切不但不若往昔，即醇厚的酒亦給搥成了仇人。這友誼的突然轉變，究竟爲了什麼？

半晌，林大副擎着酒杯起立了：

「鈴木先生，兄弟代表船上的敝國員工，向你道謝！」

「這算什麼，大副諸位……」勉強的笑影在鈴木唇邊逗留不到一分鐘就消散了，聲音突然帶着濃烈的回憶意味：「諸位化了十年的光陰來幫助我，使得淺間丸能在東方航線上來往！譬如十年前在馬尼拉，去年在台灣海，那一回不是說明我們是好朋友。雖則我的國家，在現在是……然而，我們——」

突然煞住了，外面夜空下正突發出飛機的騷聲。大衆由於幾天來的見聞，意識到這又是由

台灣或附近航空母艦起飛，將循例進襲廣州的機隊，於是不禁激動了。年輕的二手買辦用牙箸在桌上下意識地畫着飛機的圖形。船長更陰鬱了，胡亂吃了點菜之後，不安地擎起酒杯，企圖掩飾當前的事實：

「喝酒吧，諸位，祝福我們的友誼可至永久……」

大副的酒杯停在唇皮上了，並不喝酒，一面凝神聽着向廣州方面逸去的機聲，一面透過酒杯的玻璃壁看着對面的船長。他的目光在發出幾個問題，根據了『友誼』這一點。

舵樓前面的甲板上，應着西方的機聲，響出了寧波水手的叫罵：

「奶奶的，大模大樣的，又炸我們的地方去了。」

「算他奶奶的賬去，明天——」

「打倒——」

「打倒鬼子——不要臉的朝鮮傢伙！」

當鈴木驚異地走出餐廳到舵樓前去時，微茫的夜色中，六個朝鮮伙伕剛因干涉寧波水手

而起了吵鬧。朝鮮人忠於他們的主子，而明天就要離船的寧波水手就正厭棄這種不知本身來歷的人。

鈴木把朝鮮伙伕叱退了，希冀得到寧波水手的諒解。然而他失望了，在聽到第二次的：

「烏龜王八，奶奶的，打倒——」

之後，蹈着更爲沈重的步武走進餐廳來。

大衆正反感似的等着他。他走近餐檯，看見二手買辦仍然下意識地畫着飛機的圖形。當他坐下去的一刻，突然爲第二種聲音驚起了，不遠的香港碼頭正爆開了雖則並不清晰然而頗爲激昂的口號。

他又走到門外去，從小館巷裏煩鬱地投望着作爲英國的小直布羅陀的香港——她已不是和平的聖地，詩的小島。大羣逃難的支那人的黑影彷彿在滿山燈火間搖閃着，仇視××的種籽早已撒滿全島，由種籽生長出來的一羣青年募捐隊，當經過碼頭發見了不遠的這船隻時，搖着三角小布旗向海上吶喊了！

「矮子……消滅！」

「中國船員……杯葛……」

聲音雖則模糊，但鈴木重吉已經激動到了極點了。香港的燈羣和年紅燈混成了仇視的簇火，小小的全島正在牠裏面燒着；明天，共事十載的船上中國船員們，就將應着那模糊的吶喊登陸，作為燃料似的投入火簇中……

他重新入座了。

「我不會仇視貴國，反之，我敬愛……我和貴國人是朋友！」他說得異常痛苦：「誰使貴國人對我們仇視的……誰……我不明白……」

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已是第五道菜了，對面的五個人異乎從前地沈默。

西方遠處疏隱的礮聲又循例地響開了，說明了今晚××戰艦又在截劫漁船，或者轟擊虎門席間的中國船員再度凝神傾聽着，憤怒的紅暈在臉上慢慢開展。鈴木又痛苦地沈默起來，一分鐘後，下意識地站起，彷彿要為對方斟酒，但於出神似的聽過一個礮響以後，忽又坐下，向着大

副擲過一個唏噓似的問句：

「大副，明天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大副擎起酒杯，眼睛露在玻璃杯上：

「上海！」

「我也要到上海去——上海」

鈴木猛地低下頭來，喃喃着，眼框奇異地紅潤了。

「船不是要回貴國去的麼？」投望鈴木片晌之後，頭手買辦說了。

「是的，回長崎去，回長崎去，然而不久我得到上海，軍部的徵召令已經遞給我，我不久得到上海去。」

五個人驚異似的望着他，企圖在他臉上讀出任何敵對的符號。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在海上飄泊十年，曾和他們共患難十年的船長。他沒有任何野蠻與殘忍的記號，甚且反而有着和暖的友誼。祇是，他就要到上海的戰場上去了。

「我不明白我爲什麼忽然要和諸位分手，結束了友誼，而且還要在火線上和支那朋友們見面……誰教我這樣的，我不知道……我祇記得我們曾經共事十載……」

夜空中又一聲隱隱的爆炸。香港領海是暫時維持人間友誼的平面，而爆炸聲却隨着黑暗的夜流由遠處爬來，企圖震破這平面的任何一點。

「令弟不是也在上海麼？」

「早戰死了——」

鈴木低下頭去，掩飾一顆滾熱的眼淚的閃落。

「府上以後靠什麼人維持呢？」

「不知道……我不知道……除了弟弟的死訊之外，我就祇知道弟婦自殺，家父被捕的訊息……」

勉強抬起了頭，如銀的燈光窺見了眼角第二顆欲墮未墮的淚滴，全廳沈默着，僕役上了第八道菜。西方遠處的爆炸又隱隱浮動着了。

「也許以後我們永遠不能見面了！除了戰場之外……」聲調不大堅定了。「將來諸位如果上了戰場，在晤面的一刻，我自然希望諸位會念到我們是從前共事十載的朋友，曾同心協力搶渡過大災難，而不給我以傷害……但，也許諸位爲了要復國仇，而不管什麼同事朋友……真的，在戰場上，兩敵之間，還有什麼同事朋友啊……那末，諸位就殺了我吧……反正我們的友誼，明天就不能繼續了。我不明白，爲什麼幾個好好的朋友突然就拆散了？而且在戰場上成了仇人？爲什麼一個無罪的家庭突然就崩折，至於滅絕？是誰教我們這樣的是？是誰教我們這樣的？我不明白……」

又低下頭去，對面的五個人知道那一顆從眼角墮下來的是什麼東西。

遠處的礮震……

那不是戰爭的聲音麼？今晚在如銀的燈光下的人，不久的將來就將用這種礮聲來互相酬答了。世界本來是美麗的，譬如香港的秋，就有着溫和與優美，是什麼力量使天空、海面、陸岸，都充滿仇視的意緒？而朋友之間又劃着一道戰壕呢？

「是最後的一餐了，諸位。今天我們是友人，明天，明天……我所不明白的力量將使我們成爲仇敵！」

船長，鈴木重吉先生！船長，支那人的友人！船長，喪失了父親弟弟以及弟婦的海上善良噉食者。他黯然望着門外的海夜——夜正醞釀着更濃烈的罪惡。

「是最後一餐了，諸位，我們以後在戰場，我希望……」

聲音顫動了，一顆公開於友人們之前的淚滴，是溫和的船長。

「是最後的一餐……」

忽然聲音硬澀，他看見五個共事十載的友人的臉孔都哀傷地低了下去。

最後的一道菜了。僕役遞上一份華文晚報，觸目的一則標題顯露在如銀的燈光之下：

「香港海面：英機遭×艦擊落，

英政府將謀報復！」

他抬起頭來，外面黑暗的空中正射出十幾道探照燈光。——兩支燈光交叉了，長久捕住了